



一个二本大学教师决定去家访

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

——读《做中国教育的建设者》

优秀教师的工作与学生的血液是相似的——富有活力、充满激情且思想飞扬。

□ 姜薇

杰克·帕特拉什在《华德福教育的奥秘》中提到，优秀教师的工作与学生的血液是相似的——富有活力、充满激情且思想飞扬。这是朱永新教授《做中国教育的建设者——新教育实验20年》后想到的一句话。作为一线普通教师，掩卷沉思：理想是需要点燃的，理想是可以飞扬的，教育是可以幸福的。

理想是需要点燃的。20岁，桃李年华；20年，弦歌不辍。新教育实验，这场由朱永新发起的民间教育改革创新，以教师发展为起点，以十大行动为途径，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，点燃了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理想。教育永远没有最好，教育是在永无止境的探寻中构建自我，在永不停步的发展中壮大自我。朱永新深谙此理。20多年来，他带领越来越多“尺码相同”的人，用“熬石头汤”的方式，用田野的研究、草根的实验、务实的行动，缔造着教育的“理想国”。在这个“理想国”的门口，朱永新高举理想的火炬，点燃教师的希望。他给老师们斟满激情，说，教育就是要全身心投入与无私地奉献；他给老师们引来诗意，说，教育就是要洋溢浪漫主义的情怀；他给老师们加上机智，说，教育就是要把握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遇；他给老师们添上活力，说，教育就是要以年轻的跳动的心昂奋地工作……于是，美亚英、傅昌楼、管建梅、袁国英、高子阳、张朝荣、管建刚、于洁、常丽华等一批一批教育人聚在一起，成为一团火焰；散在各地，灿若星辰。作为后来者，置身其中，有一种到哪儿都是的感觉。

思想是可以飞扬的。罗曼·罗兰在《贝多芬传》里写道：“三十岁，有的人刚刚开始，有的人，已经死了。”我刚刚一个人，尤其是一个教师的真正成熟，是从思想成熟开始的；一个人，尤其是一个教师的生命飞扬，也是由思想飞扬决定的。在这本书中，朱永新有很多观点，甚至说是金句，可以激发我们思想的飞扬。比如，“为了一个人，为了所有人的幸福”，“不是为了每位学生？因为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大的概念，是包含了人类生存、生活并且发展的全部这样一个概念。比如，‘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’。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，即德智体美劳的发展，身心、智力、敏感性、审美意识、个人责任感、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。比如，‘重视精神状态，倡导成功体验’。要培养学生能够不断地感受成功，不断地体验成功，从而能够不断地相信自己，不断地挑战自我。比如，‘让师生与人类崇高精神对话’。人类之所以伟大，不是因为他的能够征服世界，主宰世界；而是因为他拥有文化，拥有精神。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在阅读中亲近大师，拥有思想，直抵精神；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使命感、正义感融入社会，而不是逃避现实，逃避责任。”

教育是可以幸福的。“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”是新教育实验的核心理念。第一，教育就是生活；第二，教育同时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；第三，教育生活应该是幸福的，而不是痛苦的；第四，教育生活在追求幸福时还应该强调完整。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，对繁忙的一线教师来讲，确实很难。但一方面，我们要看到，教育正在转型。在“立德树人”根本任务的指引下，教育正在由应试模式转向育人模式，新教育实验既是中国教育的建设者，也是探路者、先行者；另一方面，通过本书，我们可以悟到，走专业发展路径，成就二次成长、三次成长……二次成长，就能收获“成就别人同时也就成就自己”的幸福。朱永新说：“没有教师的发展，学生的成长就成为无本之木；没有教师的研发，课程就会成为无源之水；没有教师的实践，理想课堂就成为水中月。”新教育实验把促进教师的成长作为逻辑起点，提出了“一体两翼”教师成长理论，认为“教师成长=专业发展+职业认同”，以“三专”（专业阅读、专业写作、专业交往）能力促进专业发展，以生命叙事促进职业认同。专业发展是教师成长的技术支持系统，职业认同是教师成长的内在动力机制，两者相辅相成。若问教育幸福从哪里来，就从认同和发展中来。

新教育实验的理想境界是：成为学生享受成长快乐、理想乐园，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理想舞台，学校提升教育品质的理想平台，学生、教师、学校共同发展的理想空间。作为基层学校的一线教师，读完本书，我感觉到自己离这样理想的境界近了许多。丈量剩下的距离，无非“行动”！

市生活的人，教育观念上可能倾向于‘爱与自由’‘与孩子做朋友’等理念。但我发现，我的学生家长的一些传统教育理念，其实是有效的，尤其对孩子品格的锤炼非常有效。”黄灯说。比如，父母保持一定的威严身份，孩子往往更容易形成好的习惯，于魏华爸爸为了让他专注学习，无论多累，晚上都要陪他做作业，坚持了很长时间，一直到他能管好自己；罗早亮妈妈坚持孩子一定要劳动，要分担家务，绝不娇惯孩子。

在潮汕之行中，黄灯穿梭于各个原生态村落，深刻感受到了“传统中国”的日常。与建筑一样保存完好的，是当地传统生活方式和民俗的传承。“潮汕的孩子懂事、懂礼，也懂得人情世故，气质里温柔笃定的成分更为明显。”黄灯说，“我观察到，潮汕的孩子，往往更能认同劳动、实干的观念，更有集体和团队意识，也更懂得合作和谦让。”

《去家访》书中写到的孩子，几乎都是勤快的，劳动是生活的日常。黎章韬在小学就热爱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捡垃圾、拾废品；罗早亮从7岁就开始学着做饭，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，放鹅和放牛的任务由他独自承担……

这让黄灯想起了自己的童年，“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，每个人都要参与劳动，在外面有农活儿，在家里有家务，其实这对一个人的能力培养是非常好的”。同时，劳动对孩子的感情更加饱满，“他们会更加心疼、理解自己的父母，也更珍惜自己得到的东西”。

黄灯认为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心理脆弱不安，与从小缺乏劳动锻炼有关系，“他们没有切肤的痛，也就没有切肤的快乐，他们的生命经验是空荡荡的”。此外，父母也不要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所谓更好的学习环境、成长环境，而去刻意营造一个假的环境，“孩子应该和父母一起分担家庭的责任，读书并不是‘天大’的事”。

因为家访，黄灯进一步坚定了一个判断：她庞大的二本学生群体，构成了中国大学生的大多数，成为社会的重要支撑；他们的家长，作为劳动者的主体，以自己的劳作和付出，同样构成了中国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石。

“所有片段、场景和抵达，在我脑海中绘就一幅动态而清晰的画卷，接通了一个丰富而真实的中国。”黄灯说。

多远（懂很多道理，但就是过不好生活）。这就是复杂，它有着比你的想象更多的可能性，它在打破你的惯常认知和直觉判断中，提高着你的观念水位和认知半径。

我们经常听到“问题意识”这个词，实际上，问题意识，就是一种“敏锐地意识到某个问题中所包含的复杂性”的问题直觉。一位著名学者解析过“问题意识”的内涵，称之为问题意识，它必须具备这些特性：这类“问题”没有一个Y或N的固定答案；这类“问题”的内部必然充满了张力；这类“问题”没有终结，对这类“问题”的释放，将意味着迎接更高层次问题的到来。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“问题越来越多”，虽然没有一个答案，但能在思辨中把你的思考推向新的思想层次。

读书，如果没有读到作者的“问题意识”，仅仅去追逐某个简单结论，无异于买椟还珠舍本逐末，这书等于白读了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这个世界的复杂，来源于两部分，一是超出你想象的那部分，二是阻碍你看到真相的那部分。很多时候，正是某个熟悉的简单结论，把你困在苏格拉底洞穴中，看不到真相。好书的价值就在于祛蔽，用新的目光打量这个世界。

“判断不能那么丝滑，只有放到张力场中才能呈现它的复杂性”。一本好书，就是一个矛盾冲突的“张力场”，它在不断的“那么问题又来了”的叩问中，将思考推向深刻。

是孩子，但读什么童话的决定权却在大人那里，如果大人在遴选的时候，无法从童话中看见闪光点、觉察到营养，那么童话很难被放进孩子的视线。周晓枫的童话，拥有先征服大人读者、后取悦儿童读者的创作思维模式，这决定了这几个童话的质量厚度。

童话想要让每个孩子都能读进去，就不能只有欢乐这一种情绪，孩子本身就是情绪极为丰富的群体，要让不同性格的孩子，都能从中找到与自身对应的情感投射点。童话虽然是现实的预演，但又不能过度地被文学手段与现实生活干预，这需要作家自身具备万无一失的过滤功能，保留童话的本真与纯粹，同时也不忘作为童话根基的思想表达。



面，也是因为上了大学，他们有了更多在社会上立足的机会，如果再长时间去观察，可以发现，很多学生的前途比没有上大学会好很多。

黄灯强调，《去家访》中讲了诸多家庭对孩子成长至关重要的影响，并不是否认学校教育。相反，学校教育可以帮助孩子摆脱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。“我曾经一度认为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是绝对的，但去家访之后发现，原生家庭影响很大，但对于主动性强、生命力强的孩子来说，是可以摆脱的。”

黎章韬在大学喜欢看课外书，阅读量很大。在父亲的木艺作坊接待客户时，他发现，与客户的交流很少直接接触及产品，而是聊其他话题。这让黎章韬意识到，“说到底，与客户产生共鸣后，他们信任我、认可我，进而认可了我的产品”，这无形中为家庭撑起了一种新的销售模式。

黄灯坦言，在去家访之前，她对二本学生群体的整体去向是比较悲观的。但当她有机会贴近孩子们的“来路”，看清他们一路走来的过程，发现对这些孩子来说，考上二本大学是一件很难的事，但无论社会的缝隙多么狭小，年轻的个体终究在不同的处境中显示出了各自的主动性和力量感。

去家访，不仅仅是自己作为旁观者的观察，对学生来说也是大学课堂的延伸，有了重新认识家庭与家乡的契机。一个名叫吴浩天的学生告诉黄灯，老师没来之前，自己从来不觉得上学的村子有什么特别，“现在觉得还蛮值得一看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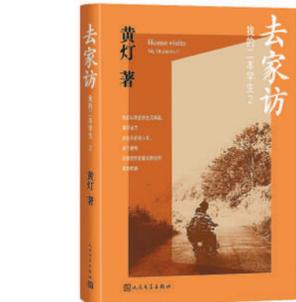
一位名叫张正敏的女生，之前对爸爸与哥哥充满了抱怨——不可否认，重男轻女的家庭确实连累了她。当她重新了解家庭后，发现爸爸本来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，人生目标就是待在小山村里，娶一个老婆，生两个孩子，当城镇化进程裹挟他前行，他的努力也没有得到回报时，他的一些行为也就有了“重男轻女”之外的解释。

“传统中国”的教育启示

黄灯去家访还有一个“私人目的”，作为一位母亲，很多困惑她的家庭教育问题，希望能在与学生家长的交往过程中得到启发。

“我们这些通过读书获得工作、在大城

如果说《我的二本学生》是一本立足讲台视角、建立在从教经验之上的教学札记，那么《去家访》是走下讲台、走进学生家庭实地考察和亲历的家访笔记。



受访者供图

生说自己父母从来没有长期外出打工时，黄灯产生了好奇。去家访后，她才明白，罗早亮的妈妈从兄弟姐妹的不同命运轨迹发现了两个关键点：一是家庭要有盼头，必须重视教育；二是孩子出生后，带好孩子比外出赚钱更重要。罗早亮妈妈的二哥就是常年在外打拼，没有时间管孩子，留下遗憾。

“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，和在父母陪伴下长大的孩子，尽管都有可能考上大学，但从他们的状态来看，那些留守儿童性格往往更加内向、不自信、容易紧张。”黄灯说：“在学校教育越来越同质化的今天，随着家访的家庭越来越多，我更加深刻地感知到，不同的家庭教育给孩子们带来完全不同的影响。”

在《去家访》的出场人物中，除了父母，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也是重要角色。黄灯发现，如果一个孩子能得到祖辈的爱，长大之后，他们的内心往往会更柔软一些，这是她之前未曾意识到的。

黄灯看见何健站在爷爷坟前的郑重和追念，目睹黎章韬的外婆慈爱地注视着眼前黝黑健康的外孙，看到何健扶着中风的爷爷在客厅散步……“也许是祖辈的爱更无条件，父母会要求孩子的成绩、排名，

而祖辈只希望这孩子健康长大。这种无条件的接纳会给孩子很多勇气和力量。当孩子成年后，内心那种悲悯、温柔会保留得更好一些，心理承受能力也更强一些。”

“父母的生计、劳动的历练、祖辈的陪伴、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……”这些具体的日常生活，在学生的少年时代，都是一种“教育资源”。”黄灯说，“这些才是他们更为根本的成长底色。不谈社会结构，单纯从个人层面，家庭教育对学生的权重，也绝对不会比学校教育轻。”

学校教育可以帮助孩子摆脱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

黄灯自身的履历并不“光鲜”：出生于湖南农村的多子女家庭，1992年就读于大专，毕业后在工厂干过文秘、会计；1998年工厂难以以为继，她决定考研，被武汉大学录取，2002年考上中山大学博士；2005年开始，成为广东一所二本大学的教师。

看着自己的学生们，黄灯有时候会很纠结：一方面，现在上大学的“性价比”已经没那么高了，但这些年孩子和家庭付出那么多，又抱有那么深的期待；另一方

阅读观

读书要读到复杂性



知的未知”。很多时候我们貌似读书和思考了，实际上只不过是重新整理了一下既有的偏见、狭隘，强化了一种闭环中的偏执。这个过程并没有真正的“思想”——思想是什么？思想就是一个“越过简单结论”的过程，抵制某种未经思考、未经论证之结论的思维行动，对任何现成给予的东西说“不”。

比如我读葛兆光先生的《中国思想

史》，就是一个看见思想史之复杂性的过程。起初也是想找到“中国思想史”的一根线，一个结论，一个可作为规律的因果脉络，可这本书告诉我们，“思想史”不是“在历史时间中制作思想路程的导游图”，当书写者在其编撰之初将历史脉络化的时候，就已经改变了思想史的原生状态。真实的历史不是进化的、连续的、发展的、线性的、不断推陈出新的，所谓的

“历史的原因”常常是后来的、选择的、理性的解释，它们需要把很多“偶然”的事情“淘汰”出去才能成立或凸显。跟着这本书的思想钩沉，打捞那些被淘汰的“偶然”，重新“去熟悉化”，了解一般知识、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，就是一个看见复杂传统的思想历程。好书就能起到这样的效果，让头脑变得复杂起来，不会在人群中被简单口号所操纵。

没有“快乐读书”这回事，读书没有捷径，它本来就是一个需要耐枯燥、打破熟悉、无法免除思绪之劳苦的“绕远路”过程。将问题置于某种“冲突的语境”中去思考，才能看到问题的复杂性。复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跳出粗糙而简单的是非，看到事物内在的多元、矛盾、幽暗、张力、褶皱、弯曲和肌理，原先你可能只知道“要么死、要么活”，却想不到还存在着“我爱生活，却不想活下去”的复杂生存困境（比如抑郁与安乐死）；原先你只知道悲伤和流泪，却看不到这世上有很多“不能流泪的悲伤”。“事不宜以是非论者，十居七八；人不可以善恶论者，十居八九”，现实生活处处都是“湍流”“漩涡”，某个简单结论，很难带我们走

一本好书，就是一个矛盾冲突的“张力场”，它在不断的“那么问题又来了”的叩问中，将思考推向深刻。

□ 曹林

年少时读书，特别热衷于寻找某个“简单的结论”，觉得一本书的价值就在于能够“千头万绪，归结为一句话”。书读多了，渐渐意识到，这是一种要不得的肤浅读书习惯，是带着中学时代“总结中心思想”“找关键结论”的应试惯性。真正的读书，需要戒除那种“找简单结论”的简化诱惑，而是要读到复杂性。深刻的读书过程，应该总能在掩卷之余在脑海里盘旋这句话：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那么，问题又来了！

所谓认知肤浅，就是对世界的了解冻结于某个简化的结论。苏珊·桑塔格说，一切真正的理解，起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的东西。读一本书，如果读到的仅是某个简单的结论，说明我们对一个问题的认知仍停留于薄和浅的“表层”，没有对“已知的已知”形成某种冲撞、侵犯、挑战，它只是既有认知区中某种“熟悉而愉快的确证”未增加新知的浅阅读，没有在冲撞已知上飞跃到“未

童话的格调与情绪，离不开纯粹与本真

保留童话的本真与纯粹，同时也不忘作为童话根基的思想表达。

□ 韩月浩

《没什么大不了：大作家写给孩子的治愈童话》系列最近推出了著名作家周晓枫的一套4本的图文绘本。周晓枫以《有如候鸟》《巨鲸歌唱》等散文作品为读者所熟知，她在细密、绵长的散文字中隐藏着犀利与通透，让阅读之旅变得充满意外与惊喜，作为一位擅长处理复杂情绪并对人性冷峻一面有着精准表达的作家，会写出什么样的童话，让人好奇。

编周晓枫在初到香港且无任何武侠作品创作经验的状况下，写出了1992年版徐克监制的《新龙门客栈》剧本，后来这部电影成为港片经典，她有个人观点，作家跨文体写作并非难事，跨过文体障碍之后，不同的内容呈现，在内里是相通的。周晓枫的

童话绘本创作，亦证实了这一点，能把简单写复杂的书，一定也能够把复杂处理得极简单，因为简单和复杂并不重要，读者在翻开书页时，能不能找到内心被打动的那个点，很重要。

周晓枫《担心养不活，却养活了自已的小猪》的童话，说的是一个男孩意外收养了一只被遗弃的宠物猪的故事，窘迫的家庭条件，很多次迫使他要去放弃这只宠物猪，但由于男孩的坚持，这只宠物猪最后还是成了家庭一员，并因为会表演绘画，而给这个家庭的贫困状况带来了改观。从大人的视角看，这个童话诠释了人与宠物之间的关系，貌似人们抚养了宠物，但宠物带来的安慰，却远远大于人类的付出。这个童话完成了严酷生存主题下的温情叙事，写出成人世界的无奈伴随着残忍，而童真与想象力，却可以解决这个属于全人类的一个难题——爱与生存，相辅相成。

《漂漂亮亮又没人要的东西》写了一个小女孩和两只树蛙的烦恼，什么是“漂漂亮亮又没人要的东西”？这个难题折磨了他们许久，伴随着解题过程，很容易联想到从孩子到成人，都有可能存在的容貌焦虑、自卑

心理，最后女孩与树蛙成为彼此最好的伙伴，童话拥有了一个漂漂亮亮的结局。这个简单的故事，拥有一个很大的表达空间，很多关于美、关于需要、关于存在价值的深刻探讨，被包裹进这个好读的故事里，让人笑过之后想起许多，比如成长、陪伴、自我觉醒等等。

《一个特别特别慢的特快专递》是个富有幽默又有悬念的童话，幽默的点在于，那只叫阿慢的蜗牛，走了很久却被一个人类孩子捏起来放回草丛里，让人想起那个北极熊去南极看望企鹅的故事，悬念的点在于，那句“我就是对不起你”最后究竟有没有送到，这个故事讲到了守诺、信任、宽容和原谅，对于孩子们来说，他们会在在这个快速故事里感受到关系的重要性，我们大人总是想知道结局，而孩子们更关心过程里释放出来的友好和善意。

《领着动物逛动物园》的格调是温暖又略带带着伤感，因为新冠疫情，在一个封闭的场馆内，那些在自然界本来一生也碰不下的动物，见面成了朋友，同时，一个失去妈妈的孩子和他的爸爸，在动物园里相依为命，亲情关系治愈了内心创伤。后来动物园搬迁，惊慌失措的动物们从黑暗的笼

子里出来发现，原来有了个更大更新的动物园，动物们开心，但作为读者可能会产生一些忧伤：人和动物一样，何尝不是一个牢笼走向另一个牢笼？而这，更多时候恰恰是观念导致的。这篇童话就如何走出观念的牢笼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，没有争斗和欺压，人与动物之间存有彼此的好奇与善意，达到和解与共存的目的，牢笼就会荡然无存了。

通过这4个童话故事，周晓枫勾勒出当下社会大多数家庭的整体画像，也可以总结出周晓枫童话创作的特点，她善于通过建立对立的角色关系，在强化戏剧冲突的同时，让童话拥有一个开阔的表达空间，比如小猪的故事，“担心养不活”与“养活了全家”，“特别慢的蜗牛”要去送“特别快的快递”，“漂漂亮亮”与“没人要”，“被观看的动物”转变成“逛动物园的动物”，这样的童话立意，从一开始就传递出鲜明的戏剧化信息，使读者愿意走入其中一探究竟。

用纯粹的童话语言，表达深刻的故事主题，来满足孩子与大人对于童话故事的不同需求，这是周晓枫童话的另一特点。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，童话的读者虽然主要